

性学三论

写给世人的“性启蒙书”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若初◎译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本书是解读人类思想，解读人类一切行为动机，揭示人类心理隐私最富有创见的杰作之一，是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家长们必读的性学理论经典。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性学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若初◎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学三论 /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若初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80-2800-4

I. ①性… II. ①西… ②若… III. ①性学-研究
IV. ①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4074 号

性学三论

Xingxue Sanlun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若初 译

策划编辑:亢博剑

责任编辑:康 艳

封面设计:刘红刚

责任校对:张 琳

责任监印:朱 玟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 刷: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5月5日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东部）一个犹太呢绒商人之家。

1873年，17岁的弗洛伊德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25岁时，获医学博士学位，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两年后，转入精神科并担任主任医师；29岁前往巴黎萨彼里埃医院学习，师从著名的神经学家沙柯；44岁出版《梦的解析》，但遭到冷遇，销售量屈指可数，但人们最终发现了它的意义，仅在弗洛伊德生前，这本书就再版了8次；46岁受聘为维也纳大学教授；49岁出版《性学三论》，为现代性学研究第一人。《性学三论》证明了婴儿性欲的存在以及性倒错和神经症的成因，当时书中表达的观点一时招来了很多冷嘲热讽。54岁，弗洛伊德组织创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FPA），67岁被诊断出患口腔下颚癌，但仍工作不辍，74岁获“歌德文学奖”殊荣，80岁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8年，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辗转迁居英国；1939年9月23日，以83岁高龄安乐死，逝于英国伦敦。

有一次，弗洛伊德的朋友琼斯来访，她问弗洛伊德：“在您的著作中，哪一本书是您最喜欢的？”弗洛伊德从书架上取出两

本书，一本是《梦的解析》，一本是《性学三论》。他对琼斯说：“但愿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的学说能为大家所接受，而且很快过时，但那一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传。”

事实却与弗氏的愿望相反，《性学三论》的革命性和重要性可与《梦的解析》等量齐观。《性学三论》并未因为大家的接受而过时，反而因其书中对人性与人类行为动机的阐述而流传至今，被誉为“对人性探讨最富创见和最永恒的贡献之一”。弗氏的性学学说充满独特的创见和丰富的想象力，对性心理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学三论》是弗洛伊德倾尽 20 年心血完成的性学理论经典著作，发表于 1905 年，由三篇论文组成，该书一经面世，弗洛伊德便得到一个“泛性论者”的诨号。当时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专家阿德勒、荣格等人对他的“泛性论”发起了猛烈抨击，双方的学说发生了根本性分歧，大师们的激烈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认同，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他们最后各自分道扬镳。

弗洛伊德将性本能称作“欲”（libido），其心理学理论都是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弗洛伊德的“性学”概念是一个综合理论体系，其中包括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病理学，而精神分析体系则在其中最为关键。《性学三论》主要研究人类性欲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法以及翔实的病例，对“性”做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深刻地阐述了他的性学观点。作为性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弗氏在他的性学学说中强调要加强儿童的性知识、性观念教育，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至今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第二版序

说实话，从我内心深处来讲，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的阐释并不完善，有些见解也不妥帖，当然有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可以弥补不足之处，最近5年内的研究成果可以对那些捉襟见肘的地方拾遗补阙，这使我常想不妨一试。但这诱惑之下的顾虑终于占了上风，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势必削弱本书的系统性和历史价值，所以我不打算那样做，我只需对原著略加修订，增添几个注解足矣。对本著作的再版，最终意图是为了让读者对其中的新素材和新观点感兴趣，并能接受新的见解，这让新的著作对旧有著作的不完美和欠缺之处来一次更新。但我更愿意此书到了读者手中以后，可以唤起读者青毡旧物欣重睹的感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第三版序

这本书问世已十年有余，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它对读者产生的影响和读者对它的接受度如何。眼看第三版发行在即，我想借此机会把话说在前面，目的是为了消除读者的误解，或者消除读者某些根本无法满足的期待，如此，读者在阅读时有一个缓冲余地。

首先要说的是，书中所有论断都来自我的日常医学观察，这一点我可以郑重地保证，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其中的一部分精神分析原理的推导论断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重要性。毫无疑问，这本书谈不上是一本“全面的性学理论”专著，本书并没有深度地对性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探讨，而作为受众群的读者，不要以为作者对这个概念没有加以关注，或者作者把这些问题放在了次要地位不予涉及。我的理由是，本书的理论框架是以精神分析法为指导建立的，因此凡是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能纳入《性学三论》的著作中。

自始至终，我都遵循一个原则，在精神分析法观察的基础上选择材料和组织内容，于全书贯穿始终。在这本书中，我将先天性体质作为背景，其他各种因素的顺序根据其重要性来安排，而那些偶然因素，我则给予更多的关注；相对于“种族进化因素”和“个体发展因素”，我倾向于强调后者。为什么这样说，心理分析是人的内在心理动力，而偶然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它是驱动内在心理的关键所在。而先天性体质条件必须在激发之后才会有反

应，所以它的重要性分量略为轻一些。还有一点，精神分析学探讨的范围，并不包括对体质因素进行的研究和分析。

与之相类似，个体发展史和种族进化史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种族进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多个个体发展经验的累积和叠加，它并不受制于某个特定的个体经历的影响，某个个体的发展是种族进化过程的浓缩与独特呈现，它受到新近经验的影响大于以往经验，也就是说，从古至今，个体经验的累积和新近经验的充实，构成了种族进化趋势，而整个种族进化史包含了多种偶发因素。

这本书与其他同类书的区别在于：本书的理论基础完全建立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之上，同时，尽可能地避免与各种生物学的理论和发展交会。原因只有一个，我只想通过精神分析的途径对人类的性功能进行研究，意图也简单明了，只是为了厘清在人类性生活的生物学研究中，心理学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它所起到的作用有哪些。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的单纯的目的使我极力要避免和一般性生物学或者某些动物学观点混淆不清。另外，我要特别说明，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新发现，发现某些生物学和人类性心理其实有某种联系，而且在某些地方还呈现出一致性。我有信心地说，我通过精神分析获得的理论和论断有绝对的立足之点，即使它与生物学存在分歧，我也不会收回我的结论。

在这一版中，我补充了一些新素材，但没有像以往那样对新增的内容做出标注，因为新添的材料与现在的精神分析研究应该保持同步或共同处于探讨前沿，而不是着重区别。目前，本学科的研究还没有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任重而道远。

第四版序

战火的硝烟终于消散殆尽，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论已得到广泛认可，人们对这个理论各部分的认识还有失公允。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甚至那些与我们的理论相悖的人也开始对潜意识、压抑作用、导致病理冲突的危害、病态的影响以及病症发生的原理产生兴趣与关注，而这些都是精神分析学中的纯粹心理学课题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本书中这一理论涉及的与生物学交叉的部分理论，人们依然持不同意见，反对倾向日益强烈。那些研究者曾十分热衷的精神分析学方法开始降温，他们现在认为正常人和病人的心理活动是由于其他限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因而放弃了一度热衷的精神分析学观点，转而寻求其他途径来定义精神分析学对正常人和病人所起的作用。

即使如此，我仍然坚信不疑地认为，这部分精神分析学说较之于纯粹的心理学的部分，与真理更加接近，通过我的经验和对研究内容举一反三的检查，我确信，这部分的理论和其他理论一样，都源自我细致而客观公允的观察基础，因此可以大胆说，它的构建有牢不可破的事实基础。

人们对我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不同部分各抒己见，论点大相径庭，或偏重这一点，或否定那一点；或接受一部分，或摒弃另一部分，个中原因不难理解。首先，只有那些对这一门学科有精湛技艺而且有足够的耐心追溯人类性生活源头的研究者，才能深

人分析患者童年的早期生活，这对医学实践抱有速战速胜的期待格格不入，只有那些掌握着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医生，才具备了解这些知识的条件，努力不让自己的偏见和主观好恶掺杂到个人判断中去。假如人们早有先知先觉，知道有意识地观察儿童的某些心理行为，也就无须我在这三篇文章里赘述了。

本书有一部分是强调“性生活是人类获取成功的源泉，以及性行为的概念延伸”，这一部分从一问世就在精神分析学理论界遭到迎头痛击，这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反对者的主要批判点乃集中在“泛性论”一说，他们持完全彻底的否定意见，指责它凡事都用“性”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那些喜欢小题大做、热衷于造势的人的惯用伎俩，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意外。因为我们早在多年以前就很熟悉一条法则，情感因素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可以使人对既有事实产生选择性遗忘。哲学家叔本华早年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人类的行为和追求总要受到性冲动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个振聋发聩的论断余音袅袅，总在提醒人们思考，难道他说的性冲动不正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性冲动吗？

至于性概念的内涵及延伸的扩展分歧，即在分析儿童对所谓的性变态现象的不同结论，不妨请那些对精神分析法嗤之以鼻的人，将精神分析学扩展之后的“性冲动”概念的内涵，与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爱欲”做一比较，不管他多么自以为是，都必须承认二者有高度的一致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维也纳，1920年5月

写给福斯特的公开信

——论儿童的性启蒙^①

亲爱的福斯特先生：

当您邀请我对儿童性启蒙的问题发表我的个人观点时，我相信您不希望看到那种杂糅几篇相关论文，凭借想当然而粗制滥造的学术论文，整出一些毫不鲜明的观点。我相信您希望得到的是一个专业医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通过专门研究而得出的自主性观点。重要的是，我能够感觉到您对我的学术研究的每一个成果和进步都抱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您与我周围的许多同事的不同之处在于，您不会因为我的某些观点比如性生活某些纠结、“心理一性”是导致普遍性心理变态的重要因素，就以偏概全一棍子打死我的全部观点，拒绝听取我的意见。

在《性学三论》中，我对性本能的构成因素以及性本能完成性功能中遇到的种种搅扰做了详细的阐述，贵刊对我的拙作溢美褒奖之词，令我非常感动和高兴。

接下来，我想先提几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必要让孩子了解一些关于性的实际情况，并让他们懂得关于性的基本常识？第二，假如我们所做的事情可取的话，在孩子成长到哪个阶段最适

^① 福斯特是《医科学家与公共卫生》杂志编辑，这篇文章发表在1903年该杂志的第二期上。本文根据《弗洛伊德选集》（伦敦，弗拉德福出版社，1946年第三版）第二卷翻译。

合给他灌输这种知识？第三，我们应该采取哪种方式，通过哪种途径和孩子进行这方面的信息沟通？

在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表达一下我的个人看法：显而易见，后面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迫切拿出答案，只是让我不解和惊异的是，为什么第一个问题会惹出轩然大波？我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要在孩子们面前扭扭捏捏、避而不谈人类性生活的基本知识？究竟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是害怕孩子由于生理尚未成熟，一旦触及这个问题就等于青苹果碰到了催化剂，快速成熟而产生副作用？还是想利用隐瞒事实的本来面目（其实这是社会文明允许的正当发泄方式）这种最拙劣的方式，阻挡孩子的性本能发展，等到他们自行长大到逐渐开窍，突然有一天懂了这个事情而措手不及？抑或我们大人自以为是地认为，假如孩子不受外界的影响和波及，他们根本不会主动来向我们打探或者咨询，了解这些使他们产生疑惑的性生活事实，我们大人就这样捂着，把一个像谜一样的事情留到哪天算哪天？难道孩子们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碰到凡是与性有关的事情都一概认为是低俗下流的、难以启齿的？因而家长和学校的教师们都应该达成默契，尽可能避免让孩子接触到与性有关的事情？这让我非常困惑，以上我的种种猜测，究竟哪一种是我们成人一直以来对孩子性生活实质方面讳莫如深的根本原因？但我认为上述猜测的理由都应被全盘推翻，这些经不住推敲的借口都是尚未开化的愚昧无知，在今天的文明时代，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一本正经地去一一驳斥它们，似乎不值，这些问题根本不值得我看。

莫尔都利（Multatuli）有一封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当推人类的探索者，在他的信中有几处阐述一语中

的，非常切合上述问题的回答。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实在搞不懂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孩子纯洁无瑕的世界中，保持他们在纯洁中的幻想是很好的，但纯洁并不能和无知画上等号。恰恰相反，假如一个男孩或女孩刻意想隐瞒一件什么事，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一连串的猜忌和怀疑，好奇心会煽动我们迫切地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众所周知，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且可以坦率地进行交流，它就不会引起人们想一探究竟的好奇和兴趣。大人们都想让孩子们对这件事情懵懂无知，处于不开窍的状态，在某一时间段里，孩子们会是这样，但不可能永远这样。他们会‘醒’过来，唤醒他们的渠道很多，孩子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包括书本上的一些相关知识，都会让他们接触到这些，他们看到听到之后，会往心里去，而且下意识地去思考。家长对这件事情闪烁其词和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态度，会使他们的好奇心像干柴烈火一样地燃烧起来，他们会迫切地想知道答案。如果他们通过曲折的手段打探到一知半解的原委，麻烦就大了，他们会在病态的兴奋中乱了方寸，那种兴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已不是社会普及这种知识所能承受的。孩子们世界中那一方纯洁的幻想就此破灭，卑鄙下流的东西挤进了他们的脑海。事情到了这一步，孩子的内心被不正确的性知识污染了，纯洁只是一个外表现象，而父母还蒙在鼓里，以为自己的孩子还生活在天真无邪的童话世界，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罪过。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关于是不是应该让孩子们正确地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我认为他的分析非常中肯。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更深一层地把它说透彻一点，关于性，或许是因为大人们自觉羞愧或做贼心虚，所以

对孩子处处设防，不让他们接触这种说出来羞得无地自容的事；或者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大人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就有偏差，他们本身就没有正确的态度，需要及时地更新观念，改变认识。

大多数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长大的孩子的生殖器官也发育成熟，这时候，孩子才会萌发性的需求，而在他们幼年时期，他们的幼年生理无从谈起性的欲望。我真心说一句，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临床实践上来讲都是错误的。纠正这个错误的方法并不复杂，我们只需通过观察和实验，轻而易举就能找出证据来说明这一点，当这一问题的真相摆在人们面前时，他们会深刻地意识到过去的认识已在错误的路上走了多远。事实上，婴儿从一出生起，自身就是带着性欲望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一点不假，他们的性欲望会在儿时早期就出现苗头，伴随着性的感受和乳房的发育而产生。可以这么说，很多孩子在青春期以前就有了某种性行为 and 性经验。关于这一点，我在《性学三论》中有详尽的论述，书中的具体细节，我之前提及过。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获得全新的认识：即：食色，性也，都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不信你观察，即使在幼儿期，孩子也会通过生殖器进行外界刺激，而且人的生殖器也并非人体中唯一能给我们带来快感的器官。人生的不同阶段会对各个不同的性感区进行刺激，以满足我们的性需求，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性感和快乐。有些出于本能的动物性动作，假若有某些情感状态作为背景，随之而来的性兴奋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艾利斯用了一句恰如其分的话来形容这种状态的感受：“自我享受期”，我很赞同这一说法。所谓青春期，说白了就是一个发育过程的时间段。这个时期的性快感主要来自于生殖器产生的快感，它在性快感区域处

于巅峰，由此而强迫性地通过性行为服务于生育，正因为如此，这种性行为（性交）是受到抑制的。当事情发展到后来，一些人成了性变态者或患有精神疾病时，他们已经不能充分地进行这种行为了。

其实，孩子在青春期之前，有关爱情的心理特征早已从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比如体贴、关心、妒忌这些心理反应和生理的性兴奋同步发展，所以，孩子对性和爱情之间的关系是有非常确定的认识的。简单一点来说，当青春期还在路上的时候，孩子的爱情在这之前已经成熟了，只是在青春期时他们的生育能力还未成熟，后者较前者要晚一步。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人在性认识方面给他们人为地设置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只不过是延缓他们在理智上对这一行为的认识，但他们的身心在这方面的感受不会因为人为的障碍或延迟教育，就在原地徘徊不前。

事实上，比起我们的预期来说，孩子们希望了解这件事的时间要早于我们的估计，而且早得多，当我们还认为不该把这件事的教育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他们已经从理智上对这种神秘的性生活跃跃欲试了，并希望尽可能多地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下面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那些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父母可能会懊悔，他们本应该早些时候就注意到孩子在这方面兴趣的苗头；或者他们对这个故事闻所未闻，但当他们发现孩子有明显的这种倾向而必须采取某种手段时，他们会不择手段将孩子的这种兴趣镇压下去，将孩子的疑惑统统扼杀，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我认识一个名叫赫尔伯特的小男孩，他现在10岁，是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他很幸运，遇到了开明而懂教育的父母，他的父母从来都是以尊重自然规律的方式看待孩子的教育，从不采

取强迫手段压制孩子的发展。有一段时间，赫尔伯特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微妙地起变化，他首先对他的生殖器产生了兴趣，并且给它取名叫“小鸡鸡”，他周围的佣人们的行为并没有对他造成刺激和影响，他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不是通过外界的影响或刺激，而是顺其自然发展。他3岁那年，有一次他问妈妈：“妈妈，我有小鸡鸡，你那里也有吗？”妈妈微笑着回答：“是啊，那又怎样呢？”后来，赫尔伯特不停地向父亲追问同样的问题。时隔不久，有一次他和父母一起去乡下一个农场，他看到工人给母牛挤奶，这使他大为惊讶，他大呼小叫地说：“快看啊，小鸡嘴里流出了牛奶！”当然他说这话纯粹是由于惊奇，绝对没有其他任何杂念。一个孩子在他3岁至3岁零9个月时，就可以从自己对事物的观察得出分类判断，比如，当他看到机车运水的过程时，无不惊诧地说：“大家快来看！水车也会撒尿尿！”同时他也感到有些失望和不解：“机车没有小鸡鸡，它是怎样撒尿的呢？”他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一番郑重的思考后，得出结论：“狗狗、小马都有小鸡鸡，桌子、椅子没有小鸡鸡。”最近一天，他看到父母正在给刚出生一周的小妹妹洗澡，他在旁边观察一番后，郑重其事地说：“妹妹的小鸡鸡还小，等她长大后，小鸡鸡就长大了。”（我还听到过与赫尔伯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和赫尔伯特的认识一致。）这里，我特别要声明一下，绝对不能给小赫尔伯特扣上好色的帽子，甚至连思想不健康的指责都不能。我认为，得益于他父母的开明，他没有受到罪恶感的灌输和压制，他真正的纯洁心理完全没有产生害怕，所以当他看到什么，他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出来，即使是关于性的问题的认识，他都会童言无忌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很多儿童（或者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儿童）都被一个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困惑着：“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谜团在未成年人头脑中萦绕不去，在他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所有重要问题中当推首位。他们看到一个事实，当家里有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后，他们就开始受到冷落，所以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个凭空出现的小孩。有些孩子对古老传说或神话故事怀有浓厚兴趣，他们的探索方向被引导到从斯芬克斯对伊底帕斯设置的谜语中去寻找答案，而幼儿园的老师对孩子的解释，常常会伤害到孩子那种天真无邪的探索精神。因此，孩子开始把怀疑的目光转向父母，他们再也不相信大人，成年人与孩子的信任感动摇了。孩子开始把有关性的问题深藏于心，即使有不可遏止的兴趣，也不再向成年人吐露只言片语。他们的好奇心没有了立足之地，对于年龄稍大的孩子来说，痛苦的折腾开始了。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信中得知一二，这是一个11岁零6个月的小姑娘写的信，她和她的妹妹都困在这个问题中找不到出路，万不得已，她写信给她们的姨妈求救：

亲爱的玛尔姨妈，我写信给您，希望您帮我们解开心中的疑问，您的克丽丝和鲍尔是从哪里来的？我希望您能写信告诉我们答案。您已经结婚，是个大人了，您肯定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昨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有找到答案，我们太想知道事情的究竟了。我们不知道该去问谁，我们盼望着您什么时候能抽时间到萨尔斯堡来。特露黛猜想说小孩是被衬衣卷着被一只大鹤鸟叼来的，这简直不可想象，我和妹妹都想不明白鹤鸟怎么能把小孩叼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在池塘里看见过小孩，那么，鹤鸟又是如何从池塘里把